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東坡志林 第五卷 論古

論古

武王非聖人

武王克殷，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，使其弟管叔鮮、蔡叔度相祿父治殷。武王崩，祿父與管、蔡作亂，成王命周公誅之，而立微子於宋。

蘇子曰：武王非聖人也。昔孔子蓋罪湯、武，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，故不敢，然數致意焉，曰：大哉，巍巍乎，堯、舜也！「禹，吾無間然」。其不足於湯、武也亦明矣，曰：「武盡美矣，未盡善也。」又曰：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周之德，其可謂至德也已矣。」伯夷、叔齊之於武王也，蓋謂之弑君，至恥之不食其粟，而孔子予之，其罪武王也甚矣。此孔氏之家法也，世之君子苟自孔氏，必守此法。國之存亡，民之死生，將於是在乎，其孰敢不嚴？而孟軻始亂之，曰：「吾聞武王誅獨夫紂，未聞弑君也。」自是學者以湯、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，皆孔氏之罪人也。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，南巢之事必以叛書，牧野之事必以弑書。而湯、武仁人也，必將為法受惡。周公作《無逸》曰：「殷王中宗，及高宗，及祖甲，及我周文王，茲四人迪哲。」上不及湯，下不及武王，亦以是哉？文王之時，諸侯不求而自至，是以受命稱王，行天子之事，周之王不王，不計紂之存亡也。使文王在，必不伐紂，紂不見伐而以考終，或死於亂，殷人立君以事周，命為二王后以祀殷，君臣之道，豈不兩全也哉！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，紂若改過，否則殷人改立君，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。天下無王，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，聖人所以不得辭也。而以兵取之，而放之，而殺之，可乎？漢末大亂，豪傑並起。荀文若，聖人之徒也，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，故起而佐之。所以與操謀者，皆王者之事也，文若豈教操反者哉？以仁義救天下，天下既平，神器自至，將不得已而受之，不至不取也，此文王之道，文若之心也。及操謀九錫，則文若死之，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，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。

殺其父，封其子，其子非人也則可，使其子而果人也，則必死之。楚人將殺令尹子南，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，王泣而告之。既殺子南，其徒曰：「行乎？」曰：「吾與殺吾父，行將焉入？」「然則臣王乎？」曰：「棄父事讐，吾弗忍也！」遂縊而死。武王親以黃鉞誅紂，使武庚受封而不叛，豈復人也哉？故武庚之必叛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武王之封，蓋亦有不得已焉耳。殷有天下六百年，賢聖之君六七作，紂雖無道，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。三分天下有其二，殷不伐周，而周伐之，誅其君，夷其社稷，諸侯必有不悅者，故封武庚以慰之，此豈武之意哉？故曰：武王非聖人也。

周東遷失計

太史公曰：「學者皆稱周伐紂，居洛邑，其實不然。武王營之，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，而周復都豐、鎬。至犬戎敗幽王，周乃東徙於洛。」

蘇子曰：周之失計，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。自平王至於亡，非有大無道者也。顯王之神聖，諸侯服享，然終以不振，則東遷之過也。昔武王克商，遷九鼎於洛邑，成王、周公復增營之，周公既沒，蓋君陳、畢公更居焉，以重王室而已，非有意於遷也。周公欲葬成周，而成王葬之畢，此豈有意於遷哉？

今夫富民之家，所以遺其子孫者，田宅而已。不幸而有敗，至於乞假以生可也，然終不可讓田宅。今平王舉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業而大棄之，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。夏、商之王，皆五六百年，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，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、厲，然至於桀、紂而後亡。其未亡也，天下宗之，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。是何也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。

盤庚之遷也，復殷之舊也。古公遷於岐，方是時，周人如狄人也，逐水草而居，豈所難哉？衛文公東徙渡河，恃齊而存耳。齊遷臨淄，晉遷於絳、於新田，皆其盛時，非有所畏也。其餘避寇而遷都，未有不亡；雖不即亡，未有能復振者也。春秋時楚大饑，群蠻叛之，申、息之北門不啟。楚人謀徙於阪高，蔣賈曰：「不可。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」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，而楚始大。蘇峻之亂，晉幾亡矣，宗廟宮室盡為灰燼。溫嶠欲遷都豫章，三吳之豪欲遷會稽，將從之矣，獨王導不可，曰：「金陵，王者之都也。王者不以豐儉移都，若弘衛文大帛之冠，何適而不可？不然，雖樂土為墟矣。且北寇方強，一旦示弱，竄於蠻越，望實皆喪矣！」乃不果遷，而晉復安。賢哉導也，可謂能定大事矣！嗟夫，平王之初，周雖不如楚強，顧不癒於東晉之微乎？使平王有一王導，定不遷之計，收豐、鎬之遺民，修文、武、成、康之政，以形勢臨東諸侯，齊、晉雖強，未敢貳也，而秦何自霸哉？魏惠王畏秦，遷於大梁；楚昭王畏吳，遷於郢；頃襄王畏秦，遷於陳；考烈王畏秦，遷於壽春；皆不復振，有亡徵焉。東漢之末，董卓劫帝遷於長安，漢遂以亡。近世李景遷於豫章，亦亡。故曰：周之失計，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。

秦拙取楚

秦始皇帝十八年，取韓；二十二年，取魏；二十五年，取趙、取楚；二十六年，取燕、取齊，初並天下。

蘇子曰：秦並天下，非有道也，特巧耳，非幸也。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，其不敗於楚者，幸也。烏乎，秦之巧，亦創智伯而已。魏、韓肘足接而智伯死，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、魏，秦並天下，不亦宜乎！

齊潛王死，法章立，君王后佐之，秦猶伐齊也。法章死，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，齊、楚救之，趙乏食，請粟於齊，而齊不予。秦遂圍邯鄲，幾亡趙。趙雖未亡，而齊之亡形成矣。秦人知之，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。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，建之不才而秦不伐，何也？太史公曰：「君王后事秦謹，故不被兵。」夫秦欲並天下耳，豈以謹故置齊也哉！吾故曰「巧於取齊」者，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。齊、秦不兩立，秦未嘗須臾忘齊也，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，豈其情乎？齊人不悟而與秦合，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。三晉亡，齊蓋岌岌矣。方是時，猶有楚與燕也，三國合，猶足以拒秦。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，故二國亡，而齊亦虜不閱歲，如晉取虞、虢也，可不謂巧乎！二國既滅，齊乃發兵守西界，不通秦使。嗚呼，亦晚矣！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，不克，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，蓋空國而戰也。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，而掃境以伐秦，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，覆秦如反掌也。吾故曰「拙於取楚」。然則奈何？曰：「古之取國者必有數，如取齧齒也必以漸，故齒脫而兒不知。」今秦易楚，以為齧齒也可拔，遂挾其口，一拔而取之，兒必傷，吾指為齧。故秦之不亡者，幸也，非數也。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，三年而入郢。晉之平吳，隋之平陳，皆以是物也。惟苻堅不然，使堅知出此，以百倍之眾，為迭出之計，雖韓、白不能支，而況謝玄、牢之之流乎！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：始皇幸勝；而堅不幸耳。

秦廢封建

秦初並天下，丞相綰等言：「燕、齊、荊地遠，不置王無以鎮之，請立諸子。」始皇下其議，群臣皆以為便。廷尉斯曰：「周

文、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，然後屬疏遠，相攻擊如仇讐，諸侯更相誅伐，天子不能禁止。今海內賴陛下神靈，一統皆為郡縣，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，甚足易制。天下無異意，則安寧之術也，置諸侯不便。」始皇曰：「天下共苦戰鬥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賴宗廟天下初定，又復立國，是樹兵也，求其寧息，豈不難哉！廷尉議是。」分天下為三十六郡，郡置守、尉、監。

蘇子曰：聖人不能為時，亦不失時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，能不失時而已。三代之興，諸侯無罪，不可奪削，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，可得乎？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。周衰，諸侯相並，齊、晉、秦、楚皆千餘里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。至於七國皆稱王，行天子之事，然終不封諸侯，不立強家世卿者，以魯三桓、晉六卿、齊田氏為戒也。久矣，世之畏諸侯之禍也，非獨李斯、始皇知之。始皇既並天下，分郡邑，置守宰，理固當然，如冬裘夏葛，時之所宜，非人之私智獨見也，所謂不失時者，而學士大夫多非之。漢高帝欲立六國後，張子房以為不可，世未有非之者，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？世特以成敗為是非耳。高帝聞子房之言，吐哺罵酈生，知諸侯之不可復，明矣。然卒王韓、彭、英、盧，豈獨高帝，子房亦與焉。故柳宗元曰：「封建非聖人意也，勢也。」

昔之論封建者，曹元首、陸機、劉頌，及唐太宗時魏徵、李百藥、顏師古，其後有劉秩、杜佑、柳宗元。宗元之論出，而諸子之論廢矣，雖聖人復起，不能易也。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，曰：凡有血氣必爭，爭必以利，利莫大於封建。封建者，爭之端而亂之始也。自書契以來，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父子兄弟相賊殺，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？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，至刑措不用，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。至漢以來，君臣父子相賊虐者，皆諸侯王子孫，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，蓋未嘗有也。近世無復封建，則此禍幾絕。仁人君子，忍復開之歟？故吾以為李斯、始皇之言，柳宗元之論，當為萬世法也。

論子胥種蠡

越既滅吳，范蠡以為句踐為人長頸烏喙，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共逸樂，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，至於齊。以書遺大夫種曰：「蜚鳥盡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子可以去矣！」

蘇子曰：范蠡知相其君而已，以吾相蠡，蠡亦烏喙也。夫好貨，天下之賤士也，以蠡之賢，豈聚斂積財者？何至耕於海濱，父子力作，以營千金，屢散而復積，此何為者哉？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，故功成名遂身退，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？使句踐有大度，能始終用蠡，蠡亦非清淨無為而老於越者也，故曰「蠡亦烏喙也」。魯仲連既退秦軍，平原君欲封連，以千金為壽。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士者，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。即有取，是商賈之事，連不忍為也。」遂去，終身不復見，逃隱於海上。曰：「吾與其富貴而詘於人，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！」使范蠡之去如魯連，則去聖人不遠矣。嗚呼，春秋以來，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，而不足於此，吾以是累嘆而深悲焉。子胥、種、蠡皆人傑，而揚雄曲士也，欲以區區之學疵瑕此三人者：以三諫不去、鞭屍籍館為子胥之罪，以不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為種、蠡之過。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，即欲以律天下士，豈不陋哉！三諫而去，為人臣交淺者言也，如宮之奇、洩冶乃可耳。至如子胥，吳之宗臣，與國存亡者也，去將安往哉？百諫不聽，繼之以死可也。孔子去魯，未嘗一諫，又安用三？父不受誅，子復讎，禮也。生則斬首，死則鞭屍，發其至痛，無所擇也。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，雄獨非人子乎？至於籍館，闔閭與群臣之罪，非子胥意也。句踐困於會稽，乃能用二子，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，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。此皆兒童之見，無足論者，不忍三子之見誣，故為之言。

論魯三桓

魯定公十三年，孔子言於公曰：「臣無藏甲，大夫無百雉之城。」使仲由為季氏宰，將墮三都。於是叔孫氏先墮郕。季氏將墮費，公山不狃、叔孫輒率費人襲公。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，孔子命申句須、樂頌下伐之，費人北，二子奔齊，遂墮費。將墮成，公斂處父以成叛，公圍成，弗克。或曰：「殆哉，孔子之為政也，亦危而難成矣！」孔融曰：「古者王畿千里，寰內不封建諸侯。」曹操疑其論建漸廣，遂殺融。融特言之耳，安能為哉？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，將不利己，故殺之不旋踵。季氏親逐昭公，公死於外，從公者皆不敢入，雖子家羈亦亡。季氏之忌刻伎害如此，雖地勢不及曹氏，然君臣相猜，蓋不減操也，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！考於《春秋》，方是時三桓雖若不悅，然莫能違孔子也。以為孔子用事於魯，得政與民，三桓畏之歟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，孔子能卻之矣。彼婦之口可以出走，是孔子畏季氏，季氏不畏孔子也。孔子蓋始修其政刑，以俟三桓之隙也哉？

蘇子曰：此孔子之所以聖也。蓋田氏、六卿不服，則齊、晉無不亡之道；三桓不臣，則魯無可治之理。孔子之用於世，其政無急於此者矣。彼晏嬰者亦知之，曰：「田氏之僭，惟禮可以已之。在禮，家施不及國，大夫不收公利。」齊景公曰：「善哉，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！」嬰能知之而不能為之，嬰非不賢也，其浩然之氣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塞乎天地之間者，不及孔、孟也。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，而能舉治世之禮，以律亡國之臣，墮名都，出藏甲，而三桓不疑其害己，此必有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者矣。孔子之聖見於行事，至此為無疑也。嬰之用於齊也，久於孔子，景公之信其臣也，愈於定公，而田氏之禍不少衰，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。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，十四年，陳恒弑其君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「請討之！」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，使如《春秋》之法者，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。或曰：「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，而以禮告也歟？」曰：否，孔子實欲伐齊。孔子既告哀公，公曰：「魯為齊弱久矣，子之伐之，將若之何？」對曰：「陳恒弑其君，民之不予者半。以魯之眾，加齊之半，可克也。」此豈禮告而已哉？哀公患三桓之偏，當欲以越伐魯而去之。夫以蠻夷伐國，民不予也，臯如、出公之事，斷可見矣，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？若從孔子而伐齊，則凡所以勝齊之道，孔子任之有餘矣。既克田氏，則魯之公室自張，三桓不治而自服也，此孔子之志也。

司馬遷二大罪

商鞅用於秦，變法定令，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悅，道不拾遺，山無盜賊，家給人足，民勇於公戰，怯於私鬥。秦人富強，天子致胙於孝公，諸侯畢賀。

蘇子曰：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，而司馬遷闡於大道，取以為史。吾嘗以為遷有大罪二，其先黃、老，後《六經》，退處士，進姦雄，蓋其小小者耳。所謂大罪二，則論商鞅、桑弘羊之功也。自漢以來，學者恥言商鞅、桑弘羊，而世主獨甘心焉，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，甚者則名實皆宗之，庶幾其成功，此則司馬遷之罪也。秦固天下之強國，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，修其政刑十年，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，雖微商鞅，有不富強乎？秦之所以富強者，孝公務本力穡之效，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。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，如豺虎毒藥，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，則鞅實使之。至於桑弘羊，斗筲之才，穿窬之智，無足言者，而遷稱之，曰：「不加賦而上用足。」善乎，司馬光之言也！曰：「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財貨百物，止有此數，不在民則在官，譬如雨澤，夏澇則秋旱。不加賦而上用足，不過設法侵奪民利，其害甚於加賦也。」二子之名在天下者，如蛆蠅糞穢也，言之則汗口舌，書之則汗膺臍。二子之術用於世者，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，而世主獨甘心焉，何哉？樂其言之便已也。夫堯、舜、禹，世主之父師也；諫臣拂士，世主之藥石也；恭敬慈儉、勤勞憂畏，世主之繩約也。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、履繩約，非其所樂也。故為商鞅、桑弘羊之術者，必先鄙訕笑舜而陋禹也，曰：「所謂賢主，專以天下適己而已。」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。世有食鐘乳烏

喙而縱酒色，所以求長年者，蓋始於何晏。晏少而富貴，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，無足怪者。彼其所為，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，得死於寒食散，豈不幸哉！而吾獨何為效之？世之服寒食散，疽背嘔血者相踵也，用商鞅、桑弘羊之術，破國亡宗者皆是也。然而終不悟者，樂其言之美便，而忘其禍之慘烈也。

論范增

漢用陳平計，間疏楚君臣。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，稍奪其權。增大怒曰：「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為之，願賜骸骨歸卒伍！」歸未至彭城，疽發背死。

蘇子曰：增之去，善矣，不去，羽必殺增，獨恨其不蚤耳。然則當以何事去？增勸羽殺沛公，羽不聽，終以此失天下，當於是去耶？曰：否。增之欲殺沛公，人臣之分也，羽之不殺，猶有君人之度也，增曷為以此去哉？《易》曰：「知幾其神乎。」《詩》曰：「相彼雨雪，先集維霰。」增之去，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。陳涉之得民也，以項燕、扶蘇；項氏之興也，以立楚懷王孫心。而諸侯叛之也，以弑義帝也。且義帝之立，增為謀主矣，義帝之存亡，豈獨為楚之盛衰，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，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。羽之殺卿子冠軍也，是弑義帝之兆也。其弑義帝，則疑增之本心也，豈必待陳平哉！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，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，陳平雖智，安能間無疑之主哉？吾嘗論義帝，天下之賢主也。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，識卿子冠軍於獨人之中，而擢以為上將，不賢而能如是乎？羽既矯殺卿子冠軍，義帝必不能堪，非羽殺帝，則帝殺羽，不待智者而後知也。增始勸項梁立義帝，諸侯以此服從，中道而弑之，非增之意也。夫豈獨非其意，將必力爭而不聽也。不用其言，殺其所立，項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。方羽殺卿子冠軍，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，君臣之分未定也。為增計者，力能誅羽則誅之，不能則去之，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？增年已七十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，而欲依羽以成功，陋矣。雖然，增，高帝之所畏也，增不去，項羽不亡。嗚呼，增亦人傑也哉！

遊士失職之禍

春秋之末，至於戰國，諸侯卿相皆爭養士。自謀夫說客、談天雕龍、堅白同異之流，下至擊劍扛鼎、雞鳴狗盜之徒，莫不賓禮，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，何可勝數。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；魏無忌，齊田文，趙勝、黃歇、呂不韋，皆有客三千人；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，齊稷下談者亦千人；魏文侯、燕昭王、太子丹，皆致客無數。下至秦、漢之間，張耳、陳餘號多士，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，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。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，度其餘，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。此皆姦民蠹國者，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？

蘇子曰：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。國之有姦也，猶鳥獸之有鷙猛，昆蟲之有毒螫也。區處條理，使各安其處，則有之矣；鋤而盡去之，則無是道也。吾考之世變，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，蓋出於此，不可以不察也。夫智、勇、辨、力，此四者，皆天民之秀傑者也。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，皆役人以自養者也，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。此四者不失職，則民靖矣。四者雖異，先王因俗設法，使出於一：三代以上出於學，戰國至秦出於客，漢以後出於郡縣吏，魏、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，隋、唐至今出於科舉，雖不盡然，取其多者論之。六國之君虐用其民，不減始皇、二世，然當是時，百姓無一人叛者，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，不失職也。其力耕以奉上，皆椎魯無能為者，雖欲怨叛，而莫為之先，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。始皇初欲逐客，因李斯之言而止。既並天下，則以客為無用，於是任法而不任人，謂民可以恃法而治，謂吏不必才取，能守吾法而已。故墮名城，殺豪傑，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。向之食於四公子、呂不韋之徒者，皆安歸哉？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？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，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，有以處之，使不失職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。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，不知其將噬人，世以始皇為智，吾不信也。楚、漢之禍，生民盡矣，豪傑宜無幾，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，蕭、曹為政，莫之禁也。至文、景、武之世，法令至密，然吳王濞、淮南、梁王、魏其、武安之流，皆爭致賓客，世主不問也。豈懲秦之禍，以為爵祿不能盡糜天下士，故少寬之，使得或出於此也耶？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，曰：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」嗚呼，此豈秦、漢之所及也哉！

趙高李斯

秦始皇帝時，趙高有罪，蒙毅案之，當死，始皇赦而用之。長子扶蘇好直諫，上怒，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。始皇東遊會稽，並海走瑯琊，少子胡亥、李斯、蒙毅、趙高從。道病，使蒙毅還禱山川，未反而上崩。李斯、趙高矯詔立胡亥，殺扶蘇、蒙恬、蒙毅，卒以亡秦。

蘇子曰：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，使內外相形以禁發備亂者，可謂密矣。蒙恬將三十萬人，威振北方，扶蘇監其軍，而蒙毅持帷帳為謀臣，雖有大姦賊，敢睥睨其間哉？不幸道病，禱祠山川尚有人也，而遭蒙毅，故高、斯得成其謀。始皇之遭殺，毅見始皇病，太子未立而去左右，皆不可以言智。然天之亡人國，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。聖人為天下，不恃智以防亂，恃吾無致亂之道耳。始皇致亂之道，在用趙高。夫閹尹之禍，如毒藥猛獸，未有不裂肝碎膽者也。自書契以來，惟東漢呂強、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，豈可望一二於千萬，以致必亡之禍哉？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，如漢桓、靈，唐肅、代，猶不足深怪，始皇、漢宣皆英主，亦湛於趙高、恭、顯之禍。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，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，及其亡國亂朝，乃與庸主不異。吾故表而出之，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、漢宣者。或曰：「李斯佐始皇定天下，不可謂不智。扶蘇親始皇子，秦人戴之久矣，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，而蒙恬持重兵在外，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，則斯、高無遺類矣。以斯之智而不慮此，何哉？」蘇子曰：嗚呼，秦之失道，有自來矣，豈獨始皇之罪？自商鞅變法，以誅死為經典，以參夷為常法，人臣狼顧齷息，以得死為幸，何暇復請！方其法之行也，求無不獲，禁無不止，鞅自以為鞅堯、舜而駕湯、武矣。及其出亡而無所舍，然後知為法之弊。夫豈獨鞅悔之，秦亦悔之矣。

荆軻之變，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，莫之救者，以秦法重故也。李斯之立胡亥，不復忌二人者，知威令之素行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。二人之不敢請，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，豈料其偽也哉？周公曰：「平易近民，民必歸之。」孔子曰：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，其『恕』矣乎？」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，則上易知而下易達，雖有賣國之姦，無所投其隙，倉卒之變，無自發焉。然其令行禁止，蓋有不及商鞅者矣，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。商鞅立信於徙木，立威於棄灰，刑其親戚師傅，積威信之極。以及始皇，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，不可測也。古者公族有罪，三有然後制刑。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可，太子亦不敢請，則威信之過故也。夫以法毒天下者，未有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。漢武與始皇，皆果於殺者也，故其子如扶蘇之仁，則寧死而不請，如戾太子之悍，則寧反而不訴，知訴之必不察也。戾太子豈欲反者哉？計出於無聊也。故為二君之子者，有死與反而已。李斯之智，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。吾又表而出之，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。

攝主

魯隱公元年，不書即位，攝也。歐陽子曰：「隱公非攝也。使隱而果攝也，則《春秋》不書為公，《春秋》書為公，則隱非

攝，無疑也。」

蘇子曰：非也。《春秋》，信史也，隱攝而桓弑，著於史也詳矣。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，以周公薨，故不稱王。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，以魯公薨，故稱公。史有謚，國有廟，《春秋》獨得不稱公乎？然則隱公之攝也，禮歟？曰：禮也。何自聞之？曰：聞之孔子。曾子問曰：「君薨而世子生，如之何？」孔子曰：「卿、大夫、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。」何謂攝主？曰：古者天子、諸侯、卿、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，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。子生而女也，則攝主立；男也，則攝主退。此之謂攝主，古之人有為之者，季康子是也。季桓子且死，命其臣正常曰：「南孺子之子男也，則以告而立之；女也，則肥也可。」桓子卒，康子即位。既葬，康子在朝。南氏生男，正常載以如朝，告曰：「夫有遺言，命其圉臣曰：『南氏生男，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。』」今生矣，男也，敢告。」康子請退。康子之謂攝主，古之道也，孔子行之。

自秦、漢以來不修是禮也，而以母后攝。孔子曰：「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。」使與聞外事且不可，曰「牝雞之晨，惟家之索」，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？女子為政而國安，惟齊之君王后、吾宋之曹、高、向也，蓋亦千一矣。自東漢馬、鄧不能無譏，而漢呂後、魏胡武靈、唐武氏之流，蓋不勝其亂，王莽、楊堅遂因以易姓。由此觀之，豈若攝主之庶幾乎？使母后而可信也，攝主亦可信也，若均之不可信，則攝主取之，猶吾先君之子孫也，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？或曰：「君薨，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三年，安用攝主？」曰：非此之謂也。嗣天子長矣，宅憂而未出令，則以禮設塚宰。若太子未生，生而弱，未能君也，則三代之禮，孔子之學，決不以天下付異姓，其付之攝主也。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？故隱公亦攝主也。鄭玄，儒之陋者也，其傳「攝主」也，曰：「上卿代君聽政者也。」使子生而女，則上卿豈繼世者乎？蘇子曰：攝主，先王之令典，孔子之法言也。而世不知，習見母后之攝也，而以為當然。故吾不可不論，以待後世之君子。

隱公不幸

公子翬請殺桓公，以求太宰。隱公曰：「為其少故也，吾將授之矣。使營菟裘，吾將老焉。」翬懼，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。

蘇子曰：盜以兵擬人，人必殺之，夫豈獨其所擬，塗之人皆捕擊之。塗之人與盜非仇也，以為不擊則盜且並殺己也。隱公之智，曾不若是塗人也，哀哉！隱公，惠公繼室之子也，其為非嫡，與桓均耳，而長於桓。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，可不謂仁人乎？惜乎其不敏於智也。使隱公誅翬而讓桓，雖夷、齊何以尚茲？驪姬欲殺申生而難裡克，則施優來之；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，則趙高來之。此二人所行相同，而其受禍亦不少異；裡克不免於惠公之誅，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，皆無足哀者。吾獨表而出之，為世戒。君子之為仁義也，非有計於利害，然君子之所為，義利常兼，而小人反是。李斯聽趙高之謀，非其本意，獨畏蒙氏之奪其位，故俛而聽高。使斯聞高之言，即召百官、陳六師而斬之，其德於扶蘇，豈有既乎？何蒙氏之足憂！釋此不為，而具五刑於市，非下愚而何！嗚呼，亂臣賊子猶蝮蛇也，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，況其所噬齧者歟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，嘗詣司馬師，師有密疏未屏也，如廁還，問小同：「見吾疏乎？」曰：「不見。」師曰：「寧我負卿，無卿負我。」遂酖之。王允之從王敦夜飲，辭醉先寢。敦與錢鳳謀逆，允之已醒，悉聞其言，慮敦疑己，遂大吐，衣面皆汗。敦果照視之，見允之臥吐中，乃已。哀哉小同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！孔子曰：「危邦不入，亂邦不居。」有由也夫！吾讀史得隱公、裡克、李斯、鄭小同、王允之五人，感其所遇禍福如此，故特書其事，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。

七德八戒

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，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，公將許之，管仲不可。公曰：「諸侯有討於鄭，未捷，苟有釁，從之不亦可乎？」管仲曰：「君若綏之以德，加之以訓辭，而率諸侯以討鄭，鄭將覆亡之不暇，豈敢不懼？若總其罪人以臨之，鄭有辭矣。」公辭子華，鄭伯乃受盟。

蘇子曰：大哉，管仲之相桓公也！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，皆盛德之事也，齊可以王矣。恨其不學道，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，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，故桓公不王，而孔子小之。然其予之也亦至矣，曰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！」曰：「仲尼之徒無道桓、文之事者」，孟子蓋過矣。吾讀《春秋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，皆盛德之事，可以為萬世法，又得八人焉，皆反是，可以為萬世戒，故具論之。太公之治齊也，舉賢而上功。周公曰：「後世必有篡弑之臣。」天下誦之，齊其知之矣。田敬仲之始生也，周史筮之，其奔齊矣，齊懿氏卜之，皆知其當有齊國也。篡弑之疑，蓋萃於敬仲矣，然桓公、管仲不以是廢之，乃欲以為卿，非盛德能如此乎？故吾以為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，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，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，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，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，皆盛德之事也。而世之論者，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啟亂，吾以謂不然。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，非不殺之過也。齊景公不繁刑重賦，雖有田氏，齊不可取；楚成王不用子玉，雖有晉文公，兵不敗；漢景帝不害吳太子，不用晁錯，雖有吳王濞，無自發；晉武帝不立孝惠，雖有劉元海，不能亂；苻堅不貪江左，雖有慕容垂，不能叛；明皇不用李林甫、楊國忠，雖有安祿山，亦何能為？秦之由餘，漢之金日磾，唐之李光弼、渾瑊之流，皆蕃種也，何負於中國哉？而獨殺元海、祿山！且夫自今而言之，則元海、祿山死有餘罪，自當時而言之，則不免為殺無罪。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？上失其道，塗之人皆敵也，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？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，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，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，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，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，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，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，武後以謠言而殺裴炎，世皆以為非也。此八人者，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，與憂元海、祿山者同乎？久矣，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！故夫嗜殺人者，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。以鄧之微，無故殺大國之君，使楚人舉國而仇之，其亡不癒速乎？吾以為天下如養生，憂國備亂如服藥：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，節聲色而已，節慎在未病之前，而服藥於已病之後。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，憂熱疾而先服甘遂，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。彼八人者，皆未病而服藥者也。